



信徒也移民

從二〇一九年的反修例運動，到二〇二〇年《港區國安法》的實施，移民的課題再次成為社會中的熱話，在教會中也不例外。教會作為一個屬靈的大家庭，當然需要繼續牧養大部分留下來的弟兄姊妹，但亦不能忽視那些正在考慮、計劃、甚至已經移民的弟兄姊妹的需要。因此，本會社會服務部屬下的社會事務關注小組特別就移民這課題，邀請了兩位成員，分享他們身邊一些已決定移民的弟兄姊妹的心路歷程，讓我們能對他們的考慮和掙扎有更多的了解和關心。

基督徒的移民現況

阮愛琪
觀塘堂

隨着香港在二〇一九年發生的社會運動，及後二〇二〇年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，我所認識的兩位弟兄姊妹也決定移民，他們期望在離開香港後，能夠展開新的生活。

其中一位姊妹看見在香港的社會運動下，她所牧養的年青人與其教會傳道人的政見立場不一致，她心痛年青人的行動得不到牧者的支持，於是萌生起移民的念頭。最後，她和丈夫分別辭去香港穩定的工作，然後移居澳洲，並計劃進修輔導學碩士，將來再繼續服侍年青人。縱然她和丈夫在移民後需從零開始，不但是尋找居住的地方，抑或是生活適應方面，也需從長計議，但在過程中，我看見她依靠對主的信心，毫不懼怕，並將她的前路擺上。

我的另一位弟兄朋友現已移居澳洲，他是一位工程師，在香港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。但隨着疫情的嚴峻發展，他認為香港前景並不樂觀，亦感到無限唏噓和無奈，於是寧願移居澳洲，寄望有新的生活和開始。他在二〇二〇年九月定居澳洲後，暫居於朋友家中，也開始學沖咖啡和考車牌，自力更生，並打算轉行以維持生計。在澳洲的生活，使他感受到一片自由和盼望的天空，相對於香港，他似乎重燃那份對生命的熱誠和滿足。

從以上兩位弟兄姊妹的經歷和選擇，我看到他們計劃移民的心路歷程，心裏明白他們放棄在香港多年的穩定生活、工作、教會及家庭所付出的代價，但同時亦反映他們離開香港之決心。願主帶領他們的前途和人生，繼續活在主的同在和恩典裏面。

林樹棠

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

我認識的一位姊妹，將告別長達廿多年於社會服務界的服侍，於本年三月內離開香港前往日本進修，以會合早於去年十二月已抵日本的一對就讀小學的子女；而其丈夫亦會在短期內離開土生土長的香港，一家在日本團聚，開展新生活。

姊妹表示，其母親於二〇一九年安息主懷後已沒有最大的牽掛，因而能放低所有顧慮，接受其丈夫與兒子於二〇一八年同遊日本後的共同意願：移居日本。丈夫透過親友穿針引線，申請子女在當地入學，子女已於去年七月獲批簽證，其後於十二月順利入境，並由當地親友接待，讓子女在有充裕時間適應新生活，以便配合當地學制，於四月展開新學年。雖然現在子女與父母分隔兩地，但一切進程都順利，子女亦能在親友家庭中與年紀相若的日籍表弟有美好的相處，一切都蒙上主的保守與看顧。談及當初丈夫有考慮離開土生土長的香港，目的是讓子女享受自由的土壤和接受良好的教育，個人的仕途和生活的穩定性等因素已不是他們的首要考慮。要離開土生土長之地，跳出「安舒區」，實為一大挑戰，願上主保守帶領姊妹一家在新的家鄉開展新生活，並找到合適的教會聯繫，持守信仰，活出見證。

從姊妹分享的心路歷程，反映夫婦二人的決心源自對「收返香港」的憂慮，特別是教育的「異化」對子女的影響，「用腳去投票」表達反感和絕望。香港於一九九七年回歸後實施「一國兩制」的初衷，就是「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」，除國防與外交外，「河水不犯井水」，才能保持香港固有的優勢和獨特性；可惜五十年不變的「一國兩制」承諾，至今不到廿五年已嚴重走樣變形，這已是不爭的事實，香港現已再不有鄧小平同志初衷中的「一國兩制」，只可稱之為「一國兩制2.0」或「一國一制1.0」。香港發展至此境況，不同立場的人士會認為有不同的原因，但至少，有絕對公權力的持份者必須負起最大的責任。

我們的上主，願我們行事為人，對得起主祢，能作祢看為義的子民。唯願祢公義如滔滔江河，公平如大水滾滾。上主豈止於聖殿中？祂憐恤受壓的人。主的帳幕在人間，願祢的公義降臨。阿們。🇧🇪